

簡論裡僧人西天取經的困難和貢獻

——以法顯、朱士行為例

學生：釋妙香

目錄

摘要	2
一、前言	2
二、西天求經的艱難	3
(一) 朱士行遇到的困難	3
(二) 法顯遇到的困難	4
1. 以枯骨為路標的沙河	4
2. 前盜賊後雪山的蔥嶺	5
3. 千岩高聳的新頭河（印度河）	5
4. 寒風擊倒慧景的雪山	6
5. 貝葉經上的鐵筆字	7
6. 東歸途中的獅子國	8
三、西天取經所帶來的貢獻	10
(一) 朱士行的貢獻	10
(二) 法顯的貢獻	10
四、結論	13

摘要

本文主要以《出三藏記集》¹裏的朱士行（203-283），²法顯（338-424）³為例，探討早期僧人西天取經，一路上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和所做出的貢獻。朱士行是西域取經之先河者；法顯是到天竺取經的第一位漢僧，二人所取回的典籍，補充了當時漢地經律的不足；其取經之經驗，對後來的求法者影響頗深。特別是法顯的《佛國記》更是對亞洲各國的文化交流及經濟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。

關鍵詞：朱士行、法顯、西行求法、困難、貢獻

一、前言

東漢（25-220）時期的佛教，可以說已經翻譯了相當的經籍數量，例如：主要的有安世高（146-212）⁴所代表的小乘禪學；支婁迦讖（147-246）⁵代表的大乘般若學。接著比較有影響力的，有道安（314-385）⁶帶領的組織，鳩摩羅什（344-413）⁷帶領的組織等等。有了組織就有相當規模的僧人，對求知各種經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。經籍雖然有外來僧輸入了不少，但對於有形成規模的僧侶來說，還是有諸多的不足之處，於是掀起了西天求經的活動。當然其中各有不同，有的尋求經律，有的為目睹釋迦靈跡等等。又記載高僧西行求法也有很多文獻，但《出三藏記集》特別「側重『求法險難』敘述，突顯傳主『任緣委命』情操與靈異感事跡」。⁸下面將簡論《出三藏記集》中代表早期僧人西天

¹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13（梁 僧祐）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5, no. 2145。

² 參見人名規範檢索 <https://authority.dila.edu.tw/person/> 2021/06/02 瀏覽。

³ 參見人名規範檢索 <https://authority.dila.edu.tw/person/> 2021/06/02 瀏覽。

⁴ 參見人名規範檢索 <https://authority.dila.edu.tw/person/> 2021/06/02 瀏覽。

⁵ 參見人名規範檢索 <https://authority.dila.edu.tw/person/> 2021/06/02 瀏覽。

⁶ 參見人名規範檢索 <https://authority.dila.edu.tw/person/> 2021/06/02 瀏覽。

⁷ 參見人名規範檢索 <https://authority.dila.edu.tw/person/> 2021/06/02 瀏覽。

⁸ 參見許尤娜（2018），〈求法高僧法顯及其《佛國記》研究——宗教志向、文學感性與文化選擇〉，國立中正大學，中國文學研究所，博士論文，頁 32。

取經的困難和貢獻的朱士行與法顯。

二、 西天求經的艱難

（一）朱士行遇到的困難

關於記載朱士行的資料極少，所以筆者只主要以《出三藏記集》所記為依據來分析。

早期西天取經之道並不容易，有各種困難，例如：交通不便，路途遙遠，受人阻礙等等，可以說西行的旅途，幾乎沒有交通工具，基本都是靠步行，一路上也出現各種各樣的艱難險阻。

例如：朱士行在於闐尋求抄得《放光般若波羅蜜經》之後，派遣弟子不如檀（211-310），⁹將這部經典送回東土之時，遇到了當時小乘僧眾的阻攔，他們向當地的國王告發朱士行，說他將以婆羅門外道的典籍傳入東土，顛倒惑眾東土的僧人與教法，這是斷滅正典的作為，如果國王不阻止他，這將是國王的罪過。

遣弟子不如檀，晉言法饒凡十人，送經胡本還洛陽。未發之間，於闐小乘學眾，遂以白王雲：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，惑亂正典。王為地主，若不禁之，將斷大法聾盲漢地，王之咎也。¹⁰

朱士行知道被告的事之後，非常的氣憤，感歎不平，隨後他想到了一個妙法，請求國王准他，以焚經驗證經文的真假。在燒經之前他發誓道：

若大法應流漢地者，經當不燒，若其無應命也，如何？¹¹

由此看來，朱士行為使此經能流傳到東土，不惜焚經以求驗證，說完就把經典投入火中，猛烈的火勢立刻熄滅，經文也沒有任何的受損。故而，此經並不是小乘學徒所說的外道典籍，這樣才得於把《放光般若波羅蜜經》送回東土。

⁹ 參見人名規範檢索 <https://authority.dila.edu.tw/person/> 2021/06/02 瀏覽。

¹⁰ 梁，僧祐，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13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2021 年 06 月 3 日 擷取自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5, no. 2145, p. 97a28-b3。

¹¹ 梁，僧祐，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13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2021 年 06 月 3 日 擷取自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5, no. 2145, p. 97b5-6。

可見西天取經，並不是僅憑一顆真誠的求法之心，就能順利的取回經典，需要有超常人的智慧和勇氣，才能解決求法道路上的各種困難。

（二）法顯遇到的困難

1. 以枯骨為路標的沙河

西天取經遇到艱難的僧人，不僅是朱士行。一百年後的法顯，也是在取經的旅途上碰到更多、更艱苦惡劣的重重困難，使他們的一行人飽受危險挫折，甚至有人喪命於途中。許尤娜指出《出三藏記集》全書總共有 17 處是提到法顯或者解釋漢地經律出譯、或敘述西行求法的高僧。他還依據蘇晉仁蕭煉子點校《出三藏記集》指出〈法顯法師傳〉行傳文裡險難敘述占傳主一生事跡的七分之三，占求法敘述的五分之三，比我們想像中更惡劣。¹²

西元 400 年 7 月，他們面臨的第一個困難就是如何跨越沙河（白龍堆沙漠），在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13，有這樣一段記載：

西度沙河，上無飛鳥；下無走獸，四顧茫茫，莫測所之。唯視日以准東西；人骨以標行路耳，屢有熱風、惡鬼，遇之必死。¹³

這是一條古代絲綢之路的主要通道，以兇險而聞名於世，這裏讓很多客商都是望而生畏。法顯等人在燉煌，得到太守李浩的資助後，與寶雲（376-449）¹⁴等人辭別，先行出發。沙河之中的天空沒有飛鳥；地上也沒有走獸，目視四方，尋找走出沙河的路，卻完全找不到任何東西可以參照，只有乙太陽作為方向的指南；以死人的枯骨作為行路的標記。又在《高僧法顯傳》也見：「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。遇則皆死無一全者。上無飛鳥下無走獸。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。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。」¹⁵沙河之中經常有惡鬼橫行出沒，熱風肆虐，行人不幸遇到就是必死無疑。就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之下，跋涉了十七個

¹² 參見許尤娜（2018），〈求法高僧法顯及其《佛國記》研究——宗教志向、文學感性與文化選擇〉，國立中正大學，中國文學研究所，博士論文，頁 43。

¹³ 梁，僧祐，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15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2021 年 06 月 3 日 擷取自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5, no. 2145, p. 111c13-16。

¹⁴ 參見人名規範檢索 <https://authority.dila.edu.tw/person/> 2021/06/03 瀏覽。

¹⁵ 東晉，法顯記，《高僧法顯傳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2021 年 06 月 3 日 擷取自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1, no. 2085, p. 857a15-18。

日夜，行走了一千五百里的路程，就這樣冒著生命危險度過了沙河，來到西域的鄯鄯國（今安西四鎮東鎮焉耆）。

2. 前盜賊後雪山的蔥嶺

西元 401 年，又繼續前行到西域國（今新疆和田），法顯到西域之時，恰巧碰到佛誕節，然而他們在一座大乘寺，名瞿摩帝，修整了三個月。接著又到以山崖蔥翠而聞名於世的蔥嶺（今帕米爾高原），在此遇到了第一個跨越雪山之難：

蔥嶺山，冬夏有雪，又有毒龍，若失其意，則吐毒風、雨雪、飛沙礫石，遇此難者，萬無一全，彼土人，即名為雪山也。¹⁶

蔥嶺山谷是絲綢之路強盜活躍最頻繁的區域，也是一個殺戮最多的地方，很多西行的客商與東渡的胡僧，都是在這裏喪失生命。但這些貪婪的強盜並沒有理會法顯等人，就這樣安然的越過了蔥嶺山谷，朝向雪峰前進。

這裏的雪山無論冬夏都是大雪繽紛，而且還經常發生雪崩、雨雪、亂石沙礫等等，遇到這樣的情況，幾乎沒有人能夠活下來。面對著這樣艱險的道路，法顯一行人只能憑借著對西天取經的信念來支撐，歷經一個月的艱難跋涉，終於又度過了可怕的蔥嶺，抵達北印度的陀歷國（今喀什米爾西北部達裏爾地區）。

3. 千岩高聳的新頭河（印度河）

在陀歷國有一尊巨大的彌勒菩薩像，法顯等人頂禮膜拜後，繼續向西南方向前行十五日，此段道路都是陡峭險峻，千岩萬墜，交疊成群的高聳山崖，形成凹凸不平的艱難險路。法顯記載道：

其山唯石，壁立千仞，臨之目眩，欲進則投足無所下，有水名新頭河。昔人有鑿石通路，施傍梯者，凡度七百，度梯已，躡懸絙過河。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。九譯所記，漢之張騫、甘英，皆不至此。¹⁷

¹⁶東晉 法顯記，《高僧法顯傳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2021 年 06 月 3 日 擷取自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1, no. 2085, p. 857c25-28。

¹⁷東晉 法顯記：《高僧法顯傳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2021 年 06 月 3 日 擷取自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

由上文中可以看出，途經此地是多麼的艱辛和困難。昔有前輩們為能通過此地，想方設法，克服重重困難，鑿石通路，搭建石梯、索橋等。法顯等人經過如此的險境後，總算越過了新頭河（印度河）。這樣兇險邊緣的地方，就連西漢（西元前 201-6）的探險家張騫（西元前 212-114）、甘英（生卒年不祥）不曾到過。

從新頭河越過烏菴國與宿呵多國來到北印度，這裏是早期佛法傳至東土的原地，犍陀衛國（今巴基斯坦喀布爾河南白沙瓦的西北），這裏保存著很多世尊的遺跡與寺院遺址，這些佛陀的遺跡都是孔雀王朝（約西元前 324-185）的阿育王（西元前 304-232）所造。

法顯西行求法的最終目的，是尋求戒律帶回中國，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守持戒律者。但是北印度的戒律，都是以口口相傳的方式流傳下來，所以沒有成文的經律可以抄寫。因此法顯決定繼續前往中印度，也就是佛教的發源地，此時法顯一行人有的返回東土，有的另行求法，有的訪拜明師，與法顯隨行的只有道整（西晉、前秦）、慧景（？-403）。¹⁸

4. 寒風擊倒慧景的雪山

西元 401 年末，法顯等三人抵達那竭國（今阿富汗賈拉拉巴德）。西元 403 年 3 月，又向西南方的中印度前行，途中他們又面臨第二次可怕的雪山，也叫小雪山（今賈拉拉巴德以南的山脈），在此法顯喪失了一位道友。

雪山冬夏積雪，山北陰中，遇寒風暴起，人皆噤戰，慧景一人，不堪復進。口出白沫，語法顯雲：“我亦不復活，便可時去，勿得俱死。”於是遂終。法顯撫之悲號，本圖不果，命也奈何！¹⁹

和法顯一同從長安出發的慧景，最終還是沒能熬過第二個雪山的考驗，便命終於此，法顯對此悲痛不已，不由自主的淚珠潸然而落。即便是失去道友和歷經如此惡劣的環境，也沒能擊倒他。法顯與道整埋葬了慧景後，翻過小雪山進入

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1, no. 2085, p. 858a6-10。

¹⁸ 參見人名規範檢索：<https://authority.dila.edu.tw/person/> 2021/06/03 瀏覽。

¹⁹ 東晉 法顯記，《高僧法顯傳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2021 年 06 月 3 日 擷取自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1, no. 2085, p. 859a12-15。

中印度。這裏是佛教的發源地，更是印度文化最豐富多彩的地方，此時的法顯更多的是去參學體驗各地的風土人情。

西元 404 年，經過了一年的艱苦跋涉，來到世尊的出生地（尼泊爾境內的維羅衛城），法顯認為佛陀的故鄉一定能找到完善的戒律，而讓他大吃一驚的是來到此地時發現，昔日的輝煌光景，已變成一片荒野，只有十幾戶居民，還有被奉為聖物的白象在荒野求生，佛法在世尊的故園也凋謝零落了，法顯感慨萬千。

5. 貝葉經上的鐵筆字

西元 405 年初，法顯渡過恒河，南下到摩竭提國的巴連弗邑城，即華氏城（今南比哈爾地區），這裏是印度最富裕的城市，這裏貧窮、孤獨、病人都會得到供養。百姓也是虔誠的佛教徒，無論是大乘還是小乘都是非常興盛。這裏有一位大乘婆羅門子，名叫羅汰私迷，住在大乘寺中，四方僧人來到此地求法，都要拜訪這位德高望重的羅汰私迷，他對佛教的各類典籍，理解得很透徹，面對僧眾講解教理，也能夠因材施教，這裏的百姓對他崇拜如佛。

法顯來到巴連弗邑的大乘寺，得到羅汰私迷的幫助，終於完成了他西行求法的初衷夙願，找到了夢寐以求的律典。

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，是《摩訶僧祇眾律》；……復得一部抄律，可七千偈，是《薩婆多眾律》；……復於此眾中得《雜阿毘曇心》，可六千偈；又得一部經，二千五百偈；又得一卷《方等般泥洹經》，可五千偈；又得《摩訶僧祇阿毘曇》。²⁰

法顯在此住了三年，期間他學習了梵語，同時專注抄經。在這裏抄了《摩訶僧祇律》、《薩婆多眾律》，此外還有大量的經典論書。此時的抄經是以鐵筆刻在貝多羅葉上，其難度無法言喻。這樣的抄經方式，不僅是考驗著法顯的體力和耐力，更是一項長期的工程，這對於常人可能是一件艱難的事，但是對於法顯，卻是一件愉悅的事。

²⁰東晉 法顯記，《高僧法顯傳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2021 年 06 月 3 日 擷取自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1, no. 2085, p. 864b19-28。

法顯抄足典籍，準備離開時，道整卻感歎東土僧眾，戒律殘缺不全，而此地沙門的威儀，莊嚴可觀，故而，道整選擇留下。法顯西行的最終目的是尋求戒律，如今心願已成。於是，就起身赴歸東土，此時的法顯已是七十高齡。回顧數年的西行路上，有僧眾隨行，翻越重重雪山，渡過種種困難，九死一生最終來到了佛國。而今，求得佛法卻沒有同伴跟隨，孤寂的獨身一人，帶著沉重的貝葉經，何時才能順利的回到故土呢？這些問題浮現在法顯的腦海中，困擾著他。他所擔心的不是生命的安慰，而是遠從東土跋山涉水，歷經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艱難，求得的經戒典籍，是否能夠安全的帶到東土！

6. 東歸途中的獅子國

西元 408 年，法顯南下來到摩梨帝國（今孟加拉邦西南的坦姆拉克），這裏是東印度的重要港口，此地佛法盛行，佛、菩薩像眾多。於是，法顯在這裏住了兩年，繼續抄寫佛經，學習繪製佛、菩薩像。

直到西元 409 年年底，法顯踏上商船來到獅子國（今斯里蘭卡），在此又停留了兩年，住在一座大乘寺院，即無畏精舍，在這裏抄寫了很多東土所沒有的經典。在這期間經過久日漂浮在船上，遇上驚濤駭浪，生命似乎難以維持，終於到達新的陸地。

法顯住此國二年，更求得《彌沙塞律藏》本，得《長阿含》、《雜阿含》，復得一部《雜藏》，此悉漢土所無者。²¹

法顯在這些年中尋求到了，最完整的佛經律典，西行求法的使命總算到此畫上了句號。但是法顯並沒有感到快樂，想到當初自長安出發時，隨行的僧人或留或亡，如今只剩下獨自一人，深感悲傷。

7. 命懸一線的海航東歸

西元 411 年 8 月，七十四歲的法顯終於踏上了東歸的船隻，但面對著茫茫海洋的氣候，變化萬千的自然災害，他是否能平安的將所抄寫的典籍，越過這遼闊的海洋，他心裏沒有答案。

²¹東晉 法顯記，《高僧法顯傳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2021 年 06 月 3 日 擷取自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1, no. 2085, p. 865c24-26。

向東而行的商船，剛剛行駛三天就遇到了風浪，大風連系不停的刮了十三個晝夜，商船也只能隨風漂泊，就這樣膽戰心驚的熬過了一百多個日夜，最後飄到了名叫耶婆提（今爪哇、蘇門答臘）的地方，在這裏停留了五個月。

西元 412 年 4 月 16 日，再次出發東歸的旅途，商船日夜航行，在一次夜晚時，一場暴風雨，在大家都安然欲睡時突然襲來，這艘商船隨時都可能發生傾覆的危險，商人們也只能祈求神靈的保佑，法顯也是閉目合掌，一心觀念觀音菩薩的護佑。此時有婆羅門商人們聚集在一起，他們一致認為法顯就是這場災星，所以準備將法顯丟入大海，以作為祭祀神靈的物品。

諸婆羅門議言：坐載此沙門，使我不利，遭此大苦，當下比丘，置海島邊，不可為一人，令我等危峻。²²

通曉梵文的法顯知道自己大難臨頭，但是對於他而言，生命早已置之度外，但讓他放不下的是，身邊的這些寶貴的經典，也是漢地僧人所盼歸來之典籍。眼看著商船已無法控制，野蠻的婆羅門教商人，正要將法顯拋入海中，正值危機時刻，突然有位東土客商挺身而出，對婆羅門商人們說：

汝若下此比丘，亦並下我不爾便當殺我。如其下此沙門，吾到漢地，當向國王言汝也！漢地王，亦敬信佛法，重比丘僧。諸商人躊躇，不敢便下。²³

幸好有這位東土客商說了這番話，才將婆羅門商人震懾了。法顯及其所帶來的典籍，也完好無損的保存了下來。

此後不久，洶湧的風浪逐漸退去，承載著逃過一劫的法顯，繼續向東方航行，經過三個多月在海洋上飄蕩，終於飄到了東晉（317-420）青州的長廣郡（今山東青島市嶗山區）。這裏是漢人的海外發源地，從這裏出發的漢人探險者無數，但都是有去無回。沒有人能想到，從此登岸歸來的竟是一位七十五歲的年邁僧人。

²²東晉 法顯記，《高僧法顯傳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2021 年 06 月 3 日 擷取自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1, no. 2085, p. 866a20-22。

²³東晉 法顯記，《高僧法顯傳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2021 年 06 月 3 日 擷取自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1, no. 2085, p. 866a22-26。

三、西天取經所帶來的貢獻

（一）朱士行的貢獻

朱士行於曹魏甘露五年（260）從雍州出發西行，他西行的目的很清楚，就是尋求大品般若。直到西晉太康三年（282）才將九十章胡本（《放光般若波羅蜜經》）順利派遣弟子弗如檀（法饒）等，送到洛陽。前後一共花了二十二年的時間。取回的經典，雖然還是不能完全理解般若的思想，但對於當時的般若學系，起到了很大的幫助；對於當時的義學風氣，也影響頗深。雖然朱士行留在了於闐，但他開啟了西域求經之道，這是朱士行的一大貢獻。

（二）法顯的貢獻

法顯於晉隆安（崇安）三年（399），發自長安，到天竺求法，在《高僧法顯傳》中記載，他西行的目的是尋求戒律。

昔在長安，慨律藏殘缺。於是，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，與慧景、道整、慧應、慧嵬等，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。²⁴

法顯自長安出發時有四人同行，到了半路又加入了六人，形成十一人的小隊伍，他們西行是為瞭解決東土的「律藏殘缺」。法顯西行求法，前後十三年，遊歷三十餘國，十一人的求法西行，唯法顯一人於東晉義熙八年（412）回到青州。

法顯取回的經典有《摩訶僧祇律》、《薩婆多律抄》、《雜阿毗曇心》《毘婆沙經》、《方等泥洹》、《彌沙塞律》、《長阿含》、《雜阿含》等等。這些典籍對當時的佛教發展，起到了很大促進。

例如：法顯在健康（今江蘇南京），與佛陀跋陀羅譯出的《摩訶僧祇律》，這部律典填補了當時佛教缺失的一面，為漢傳佛教整肅了寺院的清規；為當時的僧眾規範了修行儀軌。雖然當時有著羅什譯的《十誦律》，佛陀耶舍譯的《四分律》，但這兩部律都是上座部佛教的戒律，相對來說內容側重於教條性。法顯的《摩訶僧祇律》屬於大眾部，內容也大多是以故事來表達佛教的教

²⁴東晉，法顯記，《高僧法顯傳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2021年07月4日擷取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1, no. 2085, p. 857a6-8。

理，在開遮持犯方面也顯得比較寬鬆，所以讓聽眾更容易接受吸收，這是法顯的一大貢獻。

法顯在取經的路上還學了梵語，這對他回國後的翻譯工作非常的方便，幾乎不會倒向文派或質派。

既通梵語，又善華言，譯起經……既不傷文，也不傷質，法顯就是一個最著名的例子。²⁵

法顯的貢獻不僅是他所帶來的十二部典籍，及所學來應用在翻譯工作上的梵語，也有精神方面的影響。

常聞沙門法顯、寶雲諸僧，躬踐佛國，慨然有亡身之誓。遂以宋永初之年，招集同志，沙門僧猛、曇朗之徒二十有五人，共齎幡蓋，供養之具，發跡北土，遠適西方。²⁶

法勇等人，因受到法顯的影響，於永初元年（420）也踏上了西行求法的道路。雖然法顯之前有朱士行曾到西域求法，但真正到佛教發源地求法的東土僧人，法顯是第一個，所以法顯也是開闢天竺求法的先河者，為後來的漢地僧人指引了一個解疑答惑的方向。如孟慶延在〈法顯西域巡禮及中外文化交流的貢獻〉一文中也說明法顯是「佛教史上開關新路的創始者」²⁷。法顯的成功激勵了 200 年後的玄奘，追求同樣的尋找正法之使命。但是法顯西行的目的竟然與玄奘有別。對於玄奘大家都同時稱他為西行求法高僧、辯經者、譯經家或者是一個文人；關於法顯只用簡單的話稱「純粹的西行求法僧」就能夠表明他的所有求法的精神。玄奘主要是為了學習瑜伽師地論和尋找中國缺乏的教義，而法顯為了要改善當時中國佛教面臨衰弱情形，於是單純的針對找回律藏、正法和接近觀察佛土所有修院的修行生活而已。

又法顯最大的貢獻是他著的《佛國記》。許明銀在〈《法顯傳》的法顯

²⁵馮春海，〈世界各國歷史名人對法顯的評說〉，臨汾市法顯文化研究會。<http://www.fahsien.com/a/chengguozhanshi/lishikaozheng/2018/1117/219.html>，2021/07/4 瀏覽。

²⁶梁，僧祐，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15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2021 年 07 月 4 日擷取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5, no. 2145, p. 113c18-21。

²⁷孟慶延（2014），〈法顯西域巡禮及對中外文化交流的貢獻〉，《問學集》20 期，頁 49。

旅行概要〉結語也肯定：「此書對於四、五世紀的西域（新疆、中亞、阿富汗、迦濕彌羅等地）佛教，以及印度、錫蘭與南海等地的文化留下很珍貴的史料」。²⁸現在這本著作在學術界中佔據著及其重要的地位，此書記載著中亞、印度的地理文化，宗教風俗，社會經濟等等，是一部重要的史料，並且譯成了很多外文。

在唐貞觀六年（632）建造大雲寺時，鑄造了一尊鐵佛頭，一般叫「原頭佛祖」，這是取用《佛國記》裏，佛在修菩薩行時「以頭施人」的典故。「有國名竺剎屍羅，竺剎屍羅漢言截頭也。佛為菩薩時，於此處以頭施人，故因以為名。」。²⁹可見，法顯的《佛國記》對後世的佛教文化藝術，也是有著一定的影響。對印度文化研究更是如此：「《佛國記》是漢朝以來關於印度國情、文化、宗教等方面，最權威的書籍」。³⁰

印度史學家 LALMANI JOSHI 的《印度佛教文化研究》中，講到彌勒崇拜與烏菟國的首都時，引用了《佛國記》中關於陀曆國的記載；講到佛教在印度衰微時，引用了摩偷羅國的記載。³¹

可見《佛國記》自問世以來，都一直被引用參照至今，這是不言而喻的價值所在，尤其是對於重建印度史而言，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所以法顯的貢獻，不是只停留在佛教界，對學術界也是有很大的奉獻。

另一方面，陳大為在《法顯西行：法顯看見的世界》一書對於法顯的貢獻認定，在佛教界，他是不只傳承和弘揚佛法的先河者，還是一個以戒為師，完善中土的律藏，引發後世求法的熱潮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，他又是文明交流互鑒的典範，他的事跡也被外國有人贊嘆不已。³²

²⁸ 許明銀（2009），〈《法顯傳》的法顯旅行概要〉，《中國邊政》第 177 期，頁 42。

²⁹ 東晉 法顯記，《高僧法顯傳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2021 年 07 月 04 日 擷取自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（CBETA）：CBETA 2021.Q2, T51, no. 2085, p. 858b6-8。

³⁰ 馮春海，〈世界各國歷史名人對法顯的評說〉，臨汾市法顯文化研究會。<http://www.fa-hsien.com/a/chengguozhanshi/lishikaozheng/2018/1117/219.html>，2021/07/04 瀏覽。

³¹ 參閱：藍文，〈季羨林談佛-法顯〉，臨汾市法顯文化研究會。

<http://www.fa-hsien.com/a/chengguozhanshi/lishikaozheng/2018/1118/221.html>，2021/07/04

³² 參見陳大為（2020），《法顯西行：法顯看見的世界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頁 219-226。

四、 結論

早期西天求經的僧人，歷經千辛萬苦，五花八門的艱難與挫折，都不能使他們生起一絲絲的消極或妥協。他們抱著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勇氣和決心，一路上遇到各種危難，克服不同險境。在這種艱險的旅途中，朱士行、法顯都從來沒有退卻過，其所經歷的困難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或想像的，留下了一段有趣且具有歷史意義的旅程。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渴望正法，在所有危險面前不屈不撓的無畏，對佛法虔誠的奉獻，渴求真理，為法忘身的精神，激勵著他們踏上驚心動魄的朝聖之旅。

他們給後人所留下的典籍、經驗、文化精神等等，都是冒著生命危險換來的寶貴文獻；這些經驗、文獻對早期經濟往來，給予了一定方向指南。對現時代亞洲各國的文化交流，經濟發展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。同時法顯與朱士行的成功也是後人西行求法的一個榜樣。

參考資料

一、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電子佛典系列，網路版

1.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13 (梁 僧祐)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：CBETA 2021.Q2, T55, no. 2145, p. 97a18-b12。
2. 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15 (梁 僧祐)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：CBETA 2021.Q2, T55, no. 2145, pp. 111b26-112b27。
3. 《高僧法顯傳》(東晉 法顯記)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：CBETA 2021.Q2, T51, no. 2085, pp. 857a03-866c6。

二、 中文專書和期刊、論文

1. 陳大為 (2020)，《法顯西行：法顯看見的世界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。
2. 許明銀 (2009)，〈《法顯傳》的法顯旅行概要〉《中國邊政》第 177 期，頁 31-43。
3. [孟慶延](#)，(2014)，〈法顯西域巡禮及對中外文化交流的貢獻〉，《[問學集](#)》20 期，頁 41-54。
4. 許尤娜 (2018)，〈求法高僧法顯及其《佛國記》研究——宗教志向、文學感性與文化選擇〉，國立中正大學，中國文學研究所，博士論文。

三、網路資料

1. 馮春海，〈世界各國歷史名人對法顯的評說〉。〈世界各國歷史名人對法顯的評說〉，臨汾市法顯文化研究會。<http://www.fahsien.com/a/chengguozhanshi/lishikaozheng/2018/1117/219.html>，2021/06/04 瀏覽
2. 藍文，〈季羨林談佛——法顯〉，<http://www.fahsien.com/a/chengguozhanshi/lishikaozheng/2018/1118/221.html>，2021/06/04 瀏覽。

